

我的姥姥

○袁宝霞

时光荏苒，姥姥离开我30多年了，但姥姥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。

姥姥个子不高，头发花白，经常在脑后梳一个发髻，脸上沟沟壑壑写满了岁月的痕迹，一双眼睛虽然不大，但很慈祥。一双裹着的小脚伴着姥姥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。

小时候，我常去姥姥家，有时在姥姥家住上三五天。姥姥所在的村子种了很多芦苇，所以这个村叫苇子园。姥姥家在村东头，门口有个石碾，走进高高的大门洞，里边有两处院子，分别是大舅和二舅住的地方。姥姥住在靠近大门洞的院子里。大门洞对面有个大园子，里边种了很多树，其中有棵粗壮的梨树，枝繁叶茂，硕果累累，每年秋天，我都能吃到又大又甜的鸭梨。这个园子曾是我童年的乐园。

姥姥年轻时，姥爷曾在大连工作，

姥姥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后来，他们回到山东老家，姥爷中年病逝，我的两个舅舅在外地工作，姥姥一个人勉强度日。姥姥上了年纪后，不愿跟舅舅去外地生活，于是，母亲就把她接到我家住。

姥姥是个闲不住的人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父母白天要去干活挣工分，姥姥除了料理家务外，有空就帮母亲纺线织布。纺车不停地转，嗡嗡的纺线声像一首摇篮曲，伴我进入甜美的梦乡。看着一根根棉絮在姥姥的手中变成棉线，我很好奇，吵着要学。姥姥说：“小孩子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了才有出息。”不识字的姥姥讲不出大道理，但她知道学习的重要性。但淘气的我非要学纺线，姥姥没办法，只好教我。我也像姥姥那样盘腿坐在纺车前，手却不听使唤，姥姥看我笨手笨脚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不让你学还不听，快

下来，写作业去吧。”我只好作罢。

母亲手头宽裕了就给姥姥买好吃的，但姥姥舍不得吃，总会偷偷拿给我吃。夏天酷暑难耐，姥姥手里总离不开蒲扇。吃过晚饭，姥姥常常陪我乘凉，我们坐在凉席上，姥姥边扇扇子给我驱蚊，边给我讲故事，我也会在阵阵凉风中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我上学时要上早晚自习，那个年代，家里没有闹钟，姥姥就是我的“闹钟”，每天早晨，姥姥都把我从梦中叫醒。冬天寒气袭人，每当晚自习放学回家后，姥姥早已给我暖好了被窝。

初三那年，有一次，由于月考成绩不理想，我产生了辍学的想法。姥姥看我愁眉不展，跟我讲了她和舅舅的经历。她年轻时去过大连、北京、开封，因为不识字吃了不少苦头，两个舅舅也都靠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好日子。她希望我好好学习，走向更广阔的天

地。在她的开导下，我发奋学习，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学校。在外求学期间，每次放假回家，我都会拿出部分生活费给姥姥买吃的，姥姥总是笑得合不拢嘴。

姥姥虽然没文化，但她性格豁达，什么事都看得开。我的父母如果因为琐事闹矛盾，她从不偏袒母亲，而是从中调和，鼓励父母积极面对生活。姥姥常说“家和万事兴”“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”。姥姥在我们家住了20多年，一家人和睦相处，其乐融融。

姥姥在93岁那年永远离开了我们。这时，我已经有能力好好孝敬姥姥了，可她却不在了，留给我的是深深的遗憾。

姥姥家附近的那片芦苇、美丽的大园子、粗壮的大梨树，还有姥姥和我在一起的温馨画面，成为我最温暖的回忆。

“留守”父亲

○李欣欣

在20世纪北方的农村，贫瘠而宽广的土地孕育出许多粗糙的汉子，他们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承担着一家人生活的重担。在乡土气息的浸润下，北方男子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，他们不善言谈、脾气暴躁，为了生计在外赚钱，很少过问家里的琐事，对待家里人尤其是自己的老婆，经常呼来喝去。我的父亲是这样，前院的二大伯、后院的三大伯也是这样。

20世纪60年代，父亲出生于农村一个贫穷的家庭，童年时就失去了母亲。老舍在《我的母亲》里这样写：“人，即使活到八九十岁，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。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还有色有香，却失去了根。”可怜的父亲便如同夹缝中生存的野草，早早便遭遇了来自人世间的凄风苦雨，体会到了人情冷暖，这也使父亲养成了敏感倔强的性格。

在我六七岁时，父亲由于勤劳、肯钻研，和人合伙做起了轴承生意。20世纪90年代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，父亲南至广东、福建，北至吉林、黑龙江，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我们家成

为村里少有的“万元户”，家里配置了摩托车、电话等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在我上初中时，父亲和人合伙开纱厂，由于多种原因，纱厂的生意一落千丈，父亲也赔得血本无归。

自此，家里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太景气。母亲身体孱弱，无力维持生计，父亲沉沦颓废了一段时间后，又重新振作，外出跑生意。我和哥哥一直努力学习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。父母再难，也一直供我们读书，一直到我和哥哥研究生毕业，家里才算宽裕一点。接下来，就是哥哥和我的婚姻之事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父母的心事才算完了。

母亲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，骨子里倔强不服输。自从我的小侄女出生后，这些年，母亲一直奔波在四川和山东之间，帮我和哥哥看孩子。而已过耳顺之年、习惯被母亲伺候的父亲，突然间成了“留守老人”，一个人在家种地、生活。

母亲不在家的这些年，父亲一开始不适应，后来逐渐适应。他一个人做饭、种地、收拾菜园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周末我回去后，他会给我包包子、烙盒子、蒸花卷……之前从来不做这些的父亲，好像变得无所不能。不知是年龄的缘故还是心态的变化，这两年，父亲好像平和了很多。

我心里牵挂父亲，周末没事时都会回去看看，我开始庆幸留在了老家。古人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我们终其一生，追求的不过是家人闲坐、灯火可亲。

风雨上学路

○刘爱新

“轰隆隆……”

一阵沉闷的雷声响过，惊醒了睡梦中的我。

我望向窗外，天阴沉沉的，看来一场大雨快要来了。

我又看了看表，已经快早晨6点了。我心急如焚，心想：要是下起雨来，我该怎么去学校呢？

想到这，我睡意全无，穿好衣服，匆忙洗把脸，找齐自己的学习用品。

父母早就起来了，正忙着用塑料布盖垛好的大蒜。

“哗……”

伴着又一次的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而下。

父母已经把大蒜盖好回到了屋里。

母亲看我坐立不安的样子，问我：“下这么大的雨，能不去上学吗？”

“不行，老师说了，要按时到校，超过8点就算迟到。”

“老师的话比圣旨还灵！就没个特殊情况？”

我噘着嘴，扭头不理她。

“小倔驴，别生气了，我先给你做饭，看看一会儿雨能小点不。”

母亲去做饭了，我焦急地往外看，雨下得可真大，才十几分钟，院子里全是水了。

吃完饭，雨也小了。马上7点了，雨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我不能再等了，要不就真迟到了。

了。

母亲拗不过我，给我找了个雨衣，说：“路上不好走，让你爹送你吧。”

家到学校有两三公里土路，晴天尘土飞扬，雨天路滑难行。我想了又想，担心自己对付不了这样的“水泥路”，答应让父亲送我。

父亲披上雨衣，推上自行车，让我坐在后座上，向学校赶去。

雨后的土路真难走，骑不远就要停下来，设法去掉粘在车轮上的泥。

有的低洼路段，地上满是水，我们只能推着自行车，蹚着水前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终于来到公路上，这里离学校还有5公里。

公路上，车比较好骑。父亲看了看手表，担心我迟到，加速向学校骑去。

终于到了学校，我和父亲虽然穿着雨衣，可衣服还是淋湿了大半。

特别是父亲，因为着急赶路，头发都湿透了，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，也许二者都有吧。

我走进班里一看，来的同学不多，大部分是离家较近的。

父亲看我进了教室，就转身回去了。

雨还在下……

这是发生在我初中二年级时的一件事，到现在，我还记得那场大雨中，父亲坚实的背影。

